



耽美・殘酷・異色的惡魔藝術

瘋癲老人

日記

谷崎潤一郎
李浪◎譯

一郎◎著

母親萬萬想不到吧！明治十六年生下的這個兒子，
如今還活著卻被颯子——這叫颯子的女子是母親的孫媳婦、
親孫子的老婆——輕佻的魅力所惑，
沉溺在被虐待的快樂之中。

「日本近代文學的最高權威是誰？如果有人問我，
我將毫無考慮地回答：谷崎潤一郎。」

「如果不能欣賞谷崎文學，日本將只有思想，沒有文學。」

——唐納德·基恩 (Donald Keene)

8
如欲索取，請剪下郵角，寄滿十
元回本社，可換取300元以上
之本社任何出版品。如有
不明，請函索取書名。如有
不明，請以同價位之書
代換。

瘋癲老人日記 / 谷崎潤一郎著；李浪譯，-- 初
版，-- 臺北縣三重市：新雨，2001〔民90〕
面： 公分

ISBN 957-733-579-9（平裝）

861.6

90013725

瘋癲老人日記

作 者 / 谷崎潤一郎

譯 者 / 李浪

執行編輯 / 江荷偲

發行人 / 王永福

出版者 / 新雨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 / (02)2978-9528 • 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 / 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 / 11954996 •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 /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 / 2001 年 8 月初版

定 價 / 200 元

◎劃撥金額 1000 元（含）以上者，郵資免費。

◎訂購金額 1000 元以下者，若訂購一本請外加郵資 40 元，訂
購二本以上，請外加 60 元。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作者簡介

谷崎潤一郎：（一八八六——一九六五）日本耽美派小說家。文學活動跨越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個時代。小說世界奇異荒誕，情節驚世駭俗；善於從醜中求美，由惡中肯定善的存在。禮讚陰翳，魅於殘酷。嗜虐傾向與女性崇拜的主題最常被讀者討論，有「惡魔主義者」之稱。曾二度將「源氏物語」譯成現代語，著有「刺青」「細雪」「痴人之愛」「瘋癲老人日記」等多種，是日本最具國際聲譽的作家之一。

譯者簡介

李浪：台灣人，日本關西大學畢業。曾出版譯作：「魔女宅急便」「妊娠月曆」「殺人前奏曲」「寶石的光芒」（新雨出版社發行）。創作：「李浪極短篇」。

瘋癲老人 日記

谷崎潤一郎◎著
李浪◎譯

人創辦第二次的「新思潮」雜誌，同年十一月號上發表小說〈刺青〉，接著〈麒麟〉、〈少年〉、〈幫閒〉、〈秘密〉等早期名作相繼登場。一九一一年，文壇大家永井荷風在《三田文學》上為文加以讚賞，谷崎因而一躍而成為文學界的寵兒。

一九一五年，二十九歲的潤一郎與石川千代子結婚，四年後移居本鄉區，與作家佐藤春夫交往；這個時期潤一郎也參與電影的製作行列，受聘擔任橫濱大正活映公司的劇本顧問。一九一八、一九二六年，谷崎曾兩度遊歷中國，結識了田漢、歐陽予倩、郭沫若等中國作家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，關東大地震幾乎毀了東京城，谷崎也以此為契機而移居關西地區，先後定居於京都、兵庫縣等地。千代子夫人與佐藤春夫之間的戀情，演變成後來的所謂「讓妻事件」，一九三〇年婚姻關係結束，離婚後第二年，谷崎又與古川丁未子結婚。婚姻只維持二年即分手。之後，谷崎又與有夫之婦根津松子相戀且秘密同居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，谷崎四十九歲時完成婚禮。

谷崎潤一郎一生博得不少聲名。他曾獲選為帝國藝術院會員、日本藝術院會員；與志賀直哉同獲文化勳章、一九五一年當選文化功勞者。一九六四年，谷崎破天荒被選為全美藝術院、美國文學藝術學院名譽會員。日本文壇向以「大谷崎」尊稱之，是日本享有國際聲譽、名符其實的小說大家。

譯者序・谷崎潤一郎的生涯與其文學世界

李浪

一、

「日本近代文學的最高權威是誰？如果有人問我，我將毫無考慮地回答：谷崎潤一郎。」

這是專研日本文學的知名教授 Donald Keene 說過的話。

明治十九年（一八八六）七月二十四日，谷崎潤一郎出生於東京日本橋區蠣殼町二丁目十四號。父親倉五郎入贅母親家繼承了家業，潤一郎原本排行第二，但因長兄出世後不久即夭折，因此戶籍上被登記為長男。

潤一郎家境富裕，得以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；十四、五歲即有習作文章發表在《學生俱樂部》、《中學世界》等刊物，二十二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系就讀，因家道中落，大學三年級時欠繳學費而遭退學。一九一〇年與小山內薰、和辻哲郎等

〈檻樓之光〉、〈異端者的悲哀〉、〈富美子之腳〉……等等這一時期的眾多作品，其所表達的都是從倒錯的世界追求美的幻想；在肉體的殘忍中展現女性美；經由嗜虐癖好體味痛切的快感；認定「美的都是強者，醜的都是弱者」。內容荒誕怪異，文體華麗幽魅。同一主題的顯現，作者卻有千變萬化的才華，行文之間有一股霸氣，深具壓倒性的說服力。

中期：（一九二三——一九四六）

從東京遷居關西地區的谷崎，其文學上的視點轉而投入日本的古典文學。《痴人之愛》是遷居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。女主人公「奈歐蜜」的新女性形象，似乎宣示著新時代的來臨。然而，谷崎對於猛拋傳統文化的現代東京產生了反動，終於傾倒於關西文化之中。關西地區保存著他兒時日本橋一帶的傳統文化，谷崎的作品也展開了他「古典主義時代」的豐收期。

〈卍〉、〈食蓼之虫〉、〈吉葛野〉、〈盲目物語〉、〈春琴抄〉等名作相續出爐。結構緊密，風格古典。其中以「春琴抄」最受讚賞，整篇小說漂漾著濃郁的古風，描寫更是細膩入微。主人公佐助為了表示對美貌盲女師傅春琴的堅貞愛情，用銅針刺瞎了自己的眼睛；其對女性的崇拜、與病態的嗜虐傾向，達到了令讀者戰慄的極致。

二、

綜觀谷崎一生的文學活動，大抵可分為三個時期：

初期：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二三）

這個時期，日本文壇籠罩在已趨閉塞的自然主義的氛圍之下。但，谷崎的小說：〈刺青〉、〈少年〉、〈饒太郎〉等等作品卻受了愛倫·坡，波特萊爾等西歐作家的影響，顯露出迥異於自然主義的發展潛能。小林秀雄曾說，谷崎的小說是「在自然主義蒼白的肌膚上，落下芳烈絢爛的刺青。」，永井荷風讚譽谷崎「不受明治文壇任何前輩的影響」，並歸納其作品的三點特色。其一：是從肉體的恐怖產生的神祕幽玄，屬頹廢派藝術。其二：小說深具都會性格，東京是其思想上的故鄉。其三：作品的完美性。

一九一二年，〈惡魔〉、次年〈續惡魔〉於大型雜誌《中央公論》發表，「惡魔主義者」的稱號於是落在谷崎潤一郎的身上。惡魔主義，這個原本針對十九世紀末、西歐耽美主義派作家而言的詞彙，谷崎倒是一以貫之、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一輩子。

一九六二年，谷崎以《瘋癲老人日記》一書，完美地為其精彩的文學志業劃下一個漂亮的句點。

三、

「瘋癲老人日記」是一本正面逼視「老」與「性」的小說。

主人公卯木督助是已七十七歲、毫無性能力的老耄，卻耽溺於性慾與食慾的樂趣之中。督助魅於兒媳婦颯子的惡女形象，利用各式變形的、間接的方法享受其間的性愉悅。颯子曾是日本舞蹈團的舞孃，性格偏於毒婦一型；督助因有嗜虐癖好，自甘於颯子的欺弄。他買了三百萬圓的寶石相贈，為的只是能舔舐她的腳趾頭。窺探兒媳婦的婚外情，竟也能自得其樂。老人最終的願望是將自己死後的骨骸，埋在依颯子的腳型彫成的佛腳石碑之下。

「再踩我吧，更用勁踩我吧！」

只有這樣，督助老人才會感到舒服、痛快——即使死了之後。

探索谷崎的小說世界，絕對不能避開 Masochism，性的嗜虐癖。被視為處女作的《刺青》裡，刺青師清吉在有著一雙美腳的藝妓後背刺了蜘蛛圖形，墨汁一滴一

正宗白鳥對〈春琴抄〉的評語是：「技藝入神，無可挑剔」。

一九三九年，谷崎開始將《源氏物語》翻譯成現代語，這個工作持續了近二十五年的時間，是谷崎潤一郎於創作之外另一樁偉大的成就。

後期：（一九四六——一九六五辭世為止）

這個時期是作者完全回歸日本的時期。

《源氏物語》於一九五四年完成新譯本，一九六四年又出版了新新譯本。三度的翻譯過程中，誕生了谷崎一生中 longest、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巔峰之作：《細雪》。

《細雪》前後連載了六年。谷崎不受太平洋戰事的影響，也不參與政治活動。他的文筆早就趨於圓熟之境，《細雪》用王朝文學中的繪卷物語形式，描寫阪神地區典型沒落商家四個女兒的個性與命運，精細地穿插著賞花、捕螢、賞月等傳統風流行事；富家的生活細節，姊妹之間敬語形式的冗長對話，在在顯示《細雪》其實是一本傑出的風俗小說。谷崎描繪的是消失而去的、日本美麗的傳統世界，意圖追求日本傳統中「永遠的女性」形象。

《細雪》之後，谷崎又發表了〈少將滋幹之母〉、〈鑰匙〉、〈夢中浮橋〉等作品。這幾部後期的名作重回了早期的文學風格，其中戀母情結、惡女崇拜、性與死亡的糾葛、尤其是嗜虐的傾向，一再地重複出現。

髒、陰影、殘酷有關的具象事物便不時出現在小說裡。

廁所——這個意象就是明顯的例子。

〈異端者的悲哀〉中，章三郎喜歡整天躲在廁所裡胡思亂想。〈春琴抄〉的女主角大小便時從不洗手，因為一切都由佐助代勞。「惡魔」佐伯舔舐照子的那方手帕，竟是「沾滿鼻涕且濕黏黏的」。而督助老人與兒媳婦的亂倫舉動，全都發生在與廁所相連的西洋浴室裡。作者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文：「廁所種種」，其中寫道：「廁所的氣味，確實予人留戀的美好思念。」

《瘋癲老人日記》一書除尾聲部分，全以大量的片假名書寫而成，閱讀上首先就有一種怪異、不正常的視覺效果。長串的西洋藥品名稱，讀起來既真實卻又抽象。這些不具意義的藥名，是用來象徵老人日漸衰弱的符號嗎？也許是用來顯示主人公異常的、「瘋癲」的性格吧。

書題雖是「瘋癲」，但從「日記」中看來顯然督助老人是個出身富家、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。他講究吃食，品評荷風的小說與字畫，對於歌舞伎藝術更是知之甚詳。這樣的一位長者，居然會對自己的兒媳婦產生性幻想，並且起而行，絲毫不見羞愧之心。日記，與作者另一本題為「鑰匙」的小說中出現的日記顯然不同。老人的「日記」並非故意寫給某人看的，它只是一份備忘錄，一種心情的告白。日

滴滲入肌膚時，清吉禁不住拜跪下來，成為女郎的「肥料」。「少年」裡的孩童們玩抓小偷的遊戲，扮演富家子弟的信一，對「小偷」仙吉施罰，但目睹仙吉被打得哇哇大哭的主人公，「卻感到從未有過的一種奇特的快感」。「惡魔」中佐伯暗戀照子，伸出舌頭像狗似的舔起她的手帕。《痴人之愛》的男主角對於愛人奈歐蜜不斷更換男朋友，不但接受且甘於受她支使，真是個《痴人》。《春琴抄》中佐助舉起銅針刺盲自己的眼睛，用以表達愛情堅貞的舉動已然是瘋狂的行為了。

谷崎小說中的男主角都是喜歡美麗但霸道、殘酷的毒婦型女子。

《瘋癲老人日記》中督助花鉅資購買貓眼石，大興土木建游泳池，目的只在取悅兒媳婦——不只取悅，還在浴室裡吮吸颯子的腳趾頭，對話時用敬語，死後希望能被她狠狠地蹂躪。

此外，戀母情結的傾向，也常出現在谷崎的小說裡。

督助老人將對於兒媳婦肉慾上的需求，與對於母親的思慕重疊在一起。老人夢境裡的母親是年輕時的姿影，而且有一雙美腳。作者早期的《戀母記》，中期的《吉葛野》，後期的《夢的浮橋》、《少將滋幹之母》都曾出現過這種戀母情結的片斷。

谷崎潤一郎刻意要在「醜」中尋求「美」，從「惡」中肯定「善」。因此，與骯

怎樣荒誕的舉止，也視為應該，活得興沖沖的。

武者小路實篤曾說：「谷崎文學是毫無思想性的東西。」誠然，文學也許可以視為傳達思想的工具。但，Donald Keene 教授說得好：「如果不能欣賞谷崎文學，日本將只有思想，沒有文學。」

小說人物缺乏心理描寫，也是谷崎被質疑的所在。對此，谷崎的反駁是：需要描寫人物在想些甚麼嗎？讀我的小說，難道會不知道他們在想些甚麼嗎？

文學創作五十年，谷崎潤一郎的作品與名聲跨越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個時代；他勤於創作，曾為文表白：「於我，藝術第一，生活其次。」也就是說，他的生活、婚姻，全都是為了完成其小說藝術而存在的。對於自己的婚姻，他解釋道：「那是為了更深刻表現我的藝術的一種手段。」

讀者喜愛談論谷崎與佐藤春夫、千代子夫人之間的三角關係，讓妻的聲明更是日本文壇知名的八卦話題。這個事件的結果是，谷崎以三人之間的戀情為題材，寫出了〈食蓼之虫〉。奈歐蜜，長篇《痴人之愛》中的惡女角色，也被認為是千代子夫人的妹妹，即谷崎的小姨子小林雪子的化身。《瘋癲老人日記》中督助老人的歲數、身世與病症，則與作者本人的情況相符。谷崎拿實際生活當作創作原料，但其文學卻不屬於「私小說」那一類型的作品。因此要欣賞谷崎的小說，倒也無需先研

記裡所顯露的雖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讀起來卻讓人體會到身為一個人可笑的、荒謬的本質。

《瘋癲老人日記》，其實是一齣性的、諷刺的喜劇。

春久這個角色，與卯木家究竟是何種關係？書中並無明確的交待。這也許是作者的疏忽。但，也許谷崎（或者說是督助老人）有意讓春久只是一個「道具」而已，因為幻想兒媳婦與他人有染，對督助老人來說是一種隱秘的快樂，對象是誰並沒有多大妨礙。

作為谷崎潤一郎最後的一本小說，《瘋癲老人日記》總結並且回歸到作者最早期的藝術堅持。其中呈現著：嗜虐癖、女性崇拜、戀母情結等異端特質。作者禮讚陰翳，魅於殘酷，不愧是耽美的、惡魔主義者。

四、

那麼，谷崎潤一郎究竟是個怎樣的作家呢？

小說出現敗德的情節，最易引起藝術或猥褻的爭論。谷崎的文字，一行一行總是力道十足，有著排山倒海的氣勢。他筆下的人物從來沒有自嫌、自憐的傾向，再

